

吴风越雨

惠山上空的月亮

| 王洁平 文 |

那个夜晚，正逢十六月满圆，踱步在银光满铺的古运河畔，举目眺望高悬在惠山上空的一轮圆月，天上月圆皎皎，心中思绪纤纤。

凝望间，不禁浅吟苏东坡先生的诗《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》：

踏遍江南南岸山，
逢山未免更留连。
独携天上小团月，
来试人间第二泉。
石路萦回九龙脊，
水光翻动五湖天。
孙登无语空归去，
半岭松声万壑传。

东坡好诗，千年流芳；吟诗入境，怎不让人流连。

惠山山脉，横亘在无锡城边。惠山有九峰，头茅峰、二茅峰、三茅峰……恰似苏东坡诗中的“石路萦回九龙脊”。惠山不高，三茅峰高328.98米，在江南丘陵地区却不多见。惠山山脉，既无北方山脉的雄奇厚重，也无西南山势的逶迤连绵。可当年乾隆下江南，竟将惠山誉为“江南第一山”，足见乾隆对于惠山的偏爱。也许他喜欢上了惠山的林壑秀美，喜欢上了惠山的山色溪光；也许他钟情于惠山麓的寄畅园，流连于月光下的第二泉。惠山胜景，江南盛地，令他叹为观止。

二泉，本名“惠山泉”，相传为唐代无锡县令敬澄所开凿。因唐代僧人慧照曾在附近结庐修行，古代“慧”通假“惠”，故得名“惠山”。惠山泉位于惠山东麓，泉水水色透明，甘冽可口。庭院由泉池、亭台、碑刻等组成，清雅古朴。二泉分上、中、下三池。上池呈八角形，三尺余深，水色清亮。

惠山泉，何时得名“天下第二泉”呢？据传，唐代“茶圣”陆羽曾到无锡访友，住在惠山寺，欣赏这里的“泉渊润，簠木浓翠”，赞不绝口，而品尝了惠山泉后，更对这清冽甘美的泉水情有独钟，列无锡的惠山泉为天下第二。第一泉在哪里？庐山谷帘泉，济南趵突泉，北京玉泉，镇江中冷泉，历来争说不已。元代著名书法家、画家赵孟頫来到惠山，试过二泉水后，欣然写下了“天下第二泉”五个大字。“天下第一”有纷争，而“天下第二泉”，静静流淌，声名远扬。

而让“天下第二泉”闻名中外的，乃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，那个双目失明、形单影只的阿炳。在惠山脚下，在二泉庭外，在惠山上空的月光里，阿炳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、创作的灵感，一曲《二泉映月》成为天籁之音，被誉为“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”。

二泉映月有多美啊！月光下的二泉，泉水透亮，涓涓溪流，流入寄畅园里的八音涧，涧水潺潺，那清韵之声如同美妙的乐章；月光下的惠山寺，与寺前那棵古银杏，一片金黄，映照着晨钟暮鼓的回荡；二泉池水映月亮，听松亭旁听松响，惠山又沉浸于一片宁静。这不正是王维笔下的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意境吗？

惠山泉水有多美啊。写下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唐朝大诗人李绅，赞扬“惠山书堂前，松之下，有

泉甘爽，乃人间灵液”。苏东坡则把惠山泉比作乳水，建议“乳水君应饷惠泉”。那好茶泡进好水，其茶汤色泽清亮，清香淡雅，犹如映照着天上明月的清泉一般。明正德十三年（公元1518年）二月十九，明代画家文徵明与好友蔡羽、王守、王宠、汤珍等人至无锡惠山游览，以茶会友，赋诗作画；兴之所至挥毫作了《惠山茶会图》，再现了诗人、画家茅庐小憩、竹炉煮茗、品赏甘泉的情景。

明月映照在梁溪河上，梁溪河上泛起银光。惠山山脉水系充沛，是梁溪河的源头。梁溪河畔，鱼米之乡，富庶之壤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无锡人酷爱家乡，亲切地把梁溪河誉为“母亲河”，怡然生活在母亲的怀抱里。阳光下，十里梁溪十里画廊；映月里，万家灯火万家安祥。

明月映照在古运河上，古运河上盈盈波光。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流经惠山，流进无锡，“环城一绕”，通古达今，写满历史的精彩和城市的乐章。古运河上，舟楫繁忙，商旅来往；古运河畔，“米码头”“丝码头”“布码头”“钱码头”，已是一派繁华。古运河水，孕育着、滋养着无锡这座工商名城。如今，明月映照，“水弄堂”上桨声灯影互照，古运河畔枕河人家安居，运河之城人文璀璨，商贾繁盛，愈显她的辉煌。

明月映照在太湖水上，“水光翻动五湖天”。太湖，古称震泽、具区，又名五湖、笠泽。文徵明有《太湖诗》：“岛屿纵横一镜中，湿银盘紫浸芙蓉。谁能胸贮三万顷，我欲身游七十峰。天远洪涛翻日月，春寒泽国隐鱼龙。中流仿佛闻鸡犬，何处堪追范蠡踪。”意境如浩渺的太湖一样壮观，又如诗人的心境一样柔美。鼋头渚景区这片太湖水域，正因范蠡西施的故事得名“蠡湖”（五里湖），景色旖旎，风光无限，更因范蠡西施的泛舟传说平添一缕浪漫的诗意。那年，郭沫若先生来到太湖，泛舟蠡湖，登上鼋头渚，欣然慨然地称道：“太湖佳绝处，毕竟在鼋头。”明月映照在太湖上，湖水倒映的明月，宛如掌心里的一颗明珠，闪耀着银光。耳旁又响起无锡的市歌《太湖美》那优美的旋律；太湖之滨的无锡，正似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闪耀在江南大地上。

月映江南，水漾无锡。“无锡充满温情和水”，水，不仅涂抹出秀美的江南胜景，也给予生于斯的百姓们、盛于斯的无锡城最大的恩泽；润泽万物，物华天宝，她孕育着丰饶富庶的鱼米之乡，成就了流光溢彩的繁华景象；上善若水，水色山光，不仅滋润着民生和心灵，也滋养出这里的人们精细雅致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，更孕育出这一片土地“刚柔兼济、收放自如”的性格和精神。

无锡人喜把月亮叫做“亮月”，分明月亮是有心性的，有思想的。二泉月，江南月啊，闪烁着江南文明的光芒，江南盛地的辉煌。

眺望一轮明月，和太湖一起，和城市一起，和自己一起，染一身月光；月色水光里，太湖成了震泽，无锡成了梁溪，我已沉浸这一美好的映月里。

忆林

月光下的往事

| 俞雪峰 文 |

每有月光的夜晚，出来走路，仿佛是在月光流泻的银河一样舒畅，不经意间，人的身体也成为了月光漂移的河流，说不出有多温暖。显然，这是天象，与烟火人间差不了多少。但，月光下的往事，却如月光一般皎洁。

村庄于我是永远的心灵驿站，月光于我则是一生的承诺。小时候，没死没活在漆黑夜里穿行于村庄，夜游神一样不知疲倦地游荡。天不怕地不怕，还怕村庄几只老狗不成？狗叫声，恰恰是我熟络村庄的标志。狗熟悉我的气味、我的脚步声，起先是不明情况地叫几声，后来知道了情况就不叫了。显然，狗熟悉我的规律，知道此时的我又要夜游了。我是村庄唯一的夜游神，只有月光能够窥察我的心思。

每晚不出来，我莫名地担心我会在星星眨眼时错过了美好愿望，便不能入睡，眼睛一直都要追寻着星星和月亮。这个时刻，是心灵与天地最为无间的时刻，心灵的状态也是融合天宇的状态。直到星星没了，月亮没了，才会茫然地走回来睡觉。

夜下，潜伏到瓜地，弯腰弓背，既小心翼翼，又理直气壮地在瓜地窜来窜去，扫描月光下每一个看似成熟的西瓜，瓜秧被月光拉长，显得生机盎然，蹲下去，用手弹着西瓜皮，判断西瓜成熟度，然后才不慌不忙地扯断瓜秧，把瓜掂量掂量去，有些不忍心地装进蛇皮袋子，然后背上就走。瓜地里，留下了我的气息、我的脚印、我的身影。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瓜地里，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，偷了瓜，还要留下大小便做记号，就像动物用气味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。没有人跟踪，没有人把我的行为看在眼里，我有些自以为是，为自己站岗放哨。月夜瓜地，我想着好多心事，跟踪我的月光，也被我落下，回到家里，把瓜放在房顶，让西瓜的心事成为被月光朗照的对象。

月光如水，亲人们都坐在院落纳凉。四下一片沉寂，清风徐来，每个人脸上都舒展了，笑意妩媚，留给身边的月光不少兴奋。月光把纳凉的情节照得格外清晰。亲人有一搭没一搭拉着话，不想错过难得的一丝凉风吹来，不想错过月光的清凉如水，还有月光下的故事。故事就

像晚风拂面，不论是爱讲故事的，还是爱听故事的亲人，都是月光下最生动的人。就像月光下的葡萄晶莹滴翠。

在这寂静里，奶奶坐在门槛上，眼神看着远方，若有所思。似乎她所有的思想都包含在月光里，被她反复阅读和自习。月光如期而来，丈量着夜的长度，也丈量着奶奶思想深邃。放在月光下，什么都能曼妙成仙。我觉得，此时的奶奶滑过了所有难言的坎坷，静静咀嚼“人活一世，草木一春”这句话包含的深刻意义，在这静夜里，无论干什么都是一种享受。

爷爷躺在炕上吸着旱烟，烟味飘出窗子，顺着月光向上走，仿佛也带着爷爷凝聚一生岁月的味道一起飘走，月光注定会呼吸人间烟火。爷爷在月光的注视下，浑身舒爽地倾吐岁月的余音。满是皱纹的嘴巴吞云吐雾一般，感觉自己到了天上人间。

母亲坐在草垫上纳鞋底，借着月光，似乎要把心情一针一针纳进去，连成生命的整体。蚊虫飞到脸上，也浑然不知，我轻轻赶跑母亲脸上的蚊虫，手指划过母亲的脸，留给母亲不少幸福。为此，母亲纳鞋底的旋律和节奏，竟然成为音乐节拍。就连躲在暗处的猫也把肥美的身体有节奏地摇摆，老树撑开浓荫，流淌一地银光。

趁着这个时间，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已经不止一次窥察秘密的地方。那里很黑，有隐约的光色，天地在此幽暗，月光也不关照这里。但是，这情景，还是在月光关照下看到的。村小学男教师和女知青秘密幽会，这里的神秘，似乎连月光也忽略了。他们合二为一时，我以为眼睛看错了，左看右看，前看后看，好像还是一个人。这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恐惧，又充满了好奇和渴望，能清楚地看清这种渴望，是月光带来清晰颜色。这个秘密，一直被严守着，从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泄露过。似乎这是月光对我的叮嘱，也许是心灵深处藏着月光不肯示人的缘故吧。

如今，勾起回忆的物象尽数消失了，物非人非，往事不再。只好在月光下，借着月光寻找往事了。



宋人词意

国画 尤剑青